



孔孚：当代中国的文化英雄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7年12月28日，纪念孔孚先生座谈会暨孔孚与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孔孚(1925年4月1日-1997年4月27日)，著有诗集《山水清音》《山水灵音》《孔孚山水·峨眉卷》以及诗与诗论于一体的《孔孚集》等。与会学者表示：孔孚先生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探索和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底蕴和哲理内涵，对于中国新诗、散文、诗歌理论、书法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孔孚先生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创作的山水诗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对我国古代的山水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通常只有寥寥数笔就能彰显其点睛之意，在“极简”的山水意象中达到了深邃的意蕴。孔孚独特的“做减法”的诗歌创作方法既独树一帜又意蕴深厚，既富含哲理又引人深思。

为纪念孔孚先生，本版集中刊发三篇文章，根据此次研讨会部分专家发言整理，略有删节。

——编者

孔孚山水诗是一个公认的奇迹。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功？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挑战主流话语成功突围的结果。在我看来，孔孚山水诗挑战了两大传统，一是古代文学的诗教传统，二是现代文学的“五四”新传统。作为现代文学的新诗，它却向“五四”新传统发难。

先说古代传统，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构有几种流行的观念，最有影响的是儒道互补说、儒释道合流说、儒释道三位一体说。我的观点是儒家为主，多家为辅，中国文化是儒主多辅结构。我的证据就是因为儒家在汉代以后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家、佛家与其并不成为一种并列的关系，道家和佛家一直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儒家处在相对强势的地位。孔孚的选择是出佛出道，还有一个就是反儒。不过，他说过，虽然我坚决反儒，但由于受儒家影响，刮骨很难，此外，还有一层意思——不想尽刮。为什么他坚决反儒？为什么

他又不想尽刮？在我看来，孔孚坚决反儒只是一种策略，他坚决要反的儒家是作为文化强人、把诗引入歧途的儒家。

孔孚挑战的第二个传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功利主义和激进主义传统。孔孚说，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是从反载道开始的，这确是一大功绩。但是不久我们又回到了载道，而且气氛似乎越来越浓。回溯现代文学的百年历史，载道的文学总是主流话语的体现。孔孚称之为新的载道传统。那么，孔孚为什么总是挑战主流话语？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第一是他要把中国诗的精灵从强大的古代诗教传统和现代载道传统中解放出来，孔孚山水诗的力量在感而不在教，如果说教那也是寓于美感之中，一种特殊的教，潜移默化。过分地强调教，诗往往流于概念，难免滞钝。孔孚挑战主流话语的第二个目的是把诗人自我从诗教传统和载道传统中解放出来，孔孚在谈到儒家是文化强人时专门说

过，儒家其实并没有想做文化强人，这里诗人自己也应该自省，谁叫你跟它走来着，你不也可以强一强看？这就是孔孚，这就是不断挑战文化强人的孔孚。

还有一点就是他如何解放了诗的精灵，解放了诗人自我。孔孚从儒家和道家学术中获得了力量，形成了自己出佛出道的独特思想，例如表现在诗意方面，他悟出了灵觉、用无、减法等全新的美学理念。在表现和再现之上标举隐现，在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之上追求第三自然，这一切使他达到了大出大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境界，从而彻底摆脱了载道的沉重的翅膀。

综上，孔孚新山水诗的成功就是他挑战主流话语并成功突围的结果。古往今来，敢于挑战主流话语的人很少，从众的人很多。挑战而成功者更是罕见。孔孚是孤独的，但孤独的人总是最强有力的人，因此可以说孔孚是当代中国的一位文化英雄。

怀念父亲孔孚

□孔德铮

我父亲走了20年了，20年来，还有这么多人想着他，山师大专门召开这个会议，我想父亲一定会感到欣慰。

作为孔孚的家人，这些年来我阅读研究孔孚的文章，从当中我深深地意识到孔孚不仅仅是我的父亲，他写了很多济南的诗篇，他应该是属于济南的。他写了大海、崂山、泰山、黄山、峨眉、大漠，从东一直往西写，几乎写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应该是属于我们国家的。父亲多年以来一直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哲学，并把研究成果融入了他的诗中、他的字中，我想孔孚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从我父亲抟虚宇宙的胸襟来看，孔孚也应该是属于世界的。

作为孔孚的家人，我们这些子女都才疏学浅，没有能力进行孔孚研究的事业，但是我们会整理资料，为研究者们提供我们家里那两皮箱宝贵的东西，里边有我父亲的卡片，有很多专家学者的来信，这些都非常珍贵，我一定会认真地整理，及时地向大家提供，争取能够把这些印成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

在整理父亲的诗当中，我发现我父亲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创作明细，从1950年发第一首诗一直到1989年，能够看到在哪些刊物上，什么时间发表了什么作品。这当中，1979年以后的基本上都收录进了一些书档，但是1979年以前的我现在就很难找到。1950年1月23日，《大众日报》发表了我父亲的一首《列宁永远活着》，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首诗。在1957年7月号上还发表了一篇，还有1957年诗刊的8月号上发表了《人生已经远去》，这一首我找到了。另外还有1962年《山东文学》的8月号，发表了《泉城诗抄》，这个没找到。这个《泉城诗抄》我记得，我印象很深，有诗20多首，后来毁坏了。我哥哥凭记忆还记得一首：没有青色的线线，没有红色的线线，是什么把珍珠串联？一串一串。没有金色的线线，没有银色的线线，是什么把珍珠串联？一串一串。那是太阳放的线线，那是月亮放的线线，那是大地的情丝一串一串。这是我哥哥凭记忆记下来的，只记得这一首。其他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了几首，我也不知道了。父亲给他的学生、给爱好诗的一些

朋友们改诗的诗稿，我手里没有。我想这也是我父亲一生当中做的挺重要的一个事。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带着一个叫赵风连(音)的年轻人改诗。赵风连那首诗很长。他不认识我父亲，听人家说起孔孚，就带着他的诗稿来找我父亲，他写了一首诗叫《野草》，完全是以自己的心情来写的，写得很长很长，我看到以后也非常感动，有很浓的情感。我父亲说虽然写得不是太成熟，但是他也很受感动。可是，容易打动人的诗是在一个层次，应该再提高一下，我父亲就帮他修改了，就在三四页很长很长的原作上圈点，这里留一点，那里留一点，经过修改以后，这首诗只剩了四句。我记得很清楚，题目是《野草》：“一阵狂风过后，它又挺直了腰。习惯地，用手指滑着天空。”就是在很长很长的一首诗中留了这么四句。给他改完了以后，当时赵风连一下子跪下了。后来赵风连成了一个诗人。我1997年到香港的图书馆去找诗词的时候，奇怪地发现香港的图书馆里有赵风连的一首诗。像这样的改诗的情况，我父亲还有很多很多，我记忆当中有很多。

论孔孚先生的书法艺术

□于明途(山东艺术学院)

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时候知道孔孚先生的，那时候非常迷恋他的诗。我1981年第一次见到孔先生的字。1981年，山东省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展览都是邀请山东的那些老先生。当时有一幅四尺条幅横幅，孔先生写了四个字叫“书中有诗”，这一幅作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那个时候我非常迷恋诗歌也写诗，他写的这四个字，让我对书法和诗有了一个思考。后来我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脑子里边老是出现这四个字。2015年，我在北京荣宝斋做过一个展览。他们让我搞了一次讲座，我那次讲座的题目叫做《像写诗一样写字》。我的感觉是，其实诗中也有书。所以说，孔孚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非常荣幸，在1997年春天，西安的一位学者作家来济南，有天上上午没事，我们就去拜访了孔孚先生。孔先生住在山师大北院一楼一个很小的房子里。我们跟孔先生请教诗歌，也向他请教书法。我当时拿着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法集让孔先生看，他给我讲，你的字挺有趣味，但是太受法的拘泥了。我当时很年轻，30多岁，那时候很想表现自己写字的法，这个当然是很正常的。孔先生跟我说的话我其实是半懂不懂的，孔先生给我一本他1996年在济南办展时印的一个介绍，那个册子很简单，但是，里面有几部作品是非常中肯的，

我就看。后来，知道孔先生去世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97年的《书法导报》上。

孔先生的一个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书法艺术，不应该叫书法应该叫书艺，书艺也是一个阶段，最后应该转化成书道。我看他的字就是这么来的。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孔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下过非常深的临摹功夫，我见过他临的《祭侄文稿》，他临得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后来展现给我们的，他的那些书法作品的样式，感觉到他跟古人的字离得好像比较远。对书法艺术的看法，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来谈。我个人觉得，书法既不是好看的艺术，它也不是一个不好看的艺术，它应该是一个耐看的艺术。为什么说是耐看的艺术呢？因为很多朋友在看书法的时候，他们不大理解或者不大关注书法里面的点画、线条的韵味，大家最习惯关注的是这个字写的样子，这个样子跟你喜欢的样子相符合，你就觉得它好，或者你觉得他写的字的结体章法跟你喜欢的古人经典作品相近，你就认为它好。假如说他写的样子，结体章法是你所不理解的，你没见过的，或者你见过而不能接受的那些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这些年我自己在写字过程当中，也是后来慢慢写出了现在的样子，了解我的

朋友知道，这也差不多有20年。我在书法圈里老被批评成流行书风，现在又说我是“丑书”。我自己对这个也不忌讳。前几天上海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丑书论》，其中就写到我，我说我自己从来没有觉得我写得丑，如果觉得丑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写。

孔先生的字，如果你不看它的结体和章法的话，单看它的线条，是非常靠近古代的，非常靠近怀素和黄庭坚。这是孔先生书法非常了不起的两个来源。我觉得孔先生的书法在今天的书法界应该有一个位置，也应该让书法界的人知道孔先生不是一般的爱好书法，他真的是对书法有深入的研究。刚才几位先生也谈到他有一个主张。孔孚说东方美学主义，这个词我觉得非常贴切，放到他的书法艺术上也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谈到当代书法或者当代书法的现代性时，老是举孔先生的例子。孔孚真的是做出了书法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探索。他这个探索不是现代流行的那些现代派。我用了一句比喻，现在流行的是中国的鸡想下西方的蛋。我觉得孔先生不是，他的点画、线条、结体、章法，那种韵味，那种格调是完全东方式的，充满着东方文化的神秘、东方文化的韵味、东方文化的格调和境界。我向孔孚先生致敬。

